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## 第一三三回 上屋取銀又驚又恨 自家棄菜糊裡糊塗

話說濟公上了湖堤，正向前走，忽聽湖東掌號，心裡便記起一件大事。你道是件什麼事呢？原來前日在刑部衙門，聽說今日處決徐家父子並從亂各犯，本同楊魁等有至時保護法場等情的話，所以濟公聽見湖西管掌號，心中便記起了這一件大事。暗道：這張欽差家裡的那怪，該因壽數未盡，不知什麼原故，大凡遇著去捉他的時候，偏偏總有非常大事將俺阻住。這倒也算是件怪事呢！想著，正然走到西城門口，就反轉走進城去。但是臨安東南西北四門，獨是西門最為落荒，小教場就在西門城裡。濟公進城的時候，鋪面上還不曾有一家開門，便岔腳走到小教場望望。但見一眾溜雀子的，每人手上拎著一個雀籠，有柳穿的，有畫眉的，有白舌的，遠遠站在那城頭上，叫的那一派聲腔，真個又清又脆，好聽不過。濟公便相了半天白眼，見日光已經下地，忽然來了七八個公差，後面兩個人抬了一捆繩索、蘆席、竹子等物，走進教場歇下。那些公差走上演武廳，把那上宿的一眾乞丐趕得尿滾屁流的往外逃走，一些公差大嚷道：「你們這些狗娘養子，一點都不知進退。今日這裡決人，難道還能穀慢慢的睡早覺享福的嗎？」就聽裡面討飯盆、討飯碗噹啷的扔得怪響。濟公此時才曉得徐天化等就在這裡處決。濟公復行又四面轉了一轉，暗道：這教場地方實在不小，足能容得一二萬人。心中正然畫算，突然來了一個公差罵道：「討飯的禿頭，你還不就快些滾了，還要文恭加禮的在這裡轉，難道候著開刀的時候，做替死鬼不成！」濟公摸不著頭底，被他跑得來一頓臭罵，心裡就同他有個過不去。忽然想道：俺也不至於同他一般見識的，何不弄點小苦把他吃吃，警戒警戒他以後不再罵人，也就算了。主意想定，搭眼見演武廳旁邊有座關帝廟，濟公反轉滿面堆歡的說道：「貴差不必動氣，俺並不是個乞丐花子，心裡有件事，要請你們不論那一位走一趟，可讓你們發個小小的財。」那差人見他說發個小財，便低低的問道：「你說發個小財，究屬是為的一件啥事呢？」濟公道：「但憑嘴說，你也不甚相信，你同俺去一望就曉得了。」濟公便把他領到關帝廟後面正殿，便指著屋上道：「你看看，這正屋脊上是兩樣什麼東西？」那差人抬頭一看，見上面兩錠亮錚錚的銀元寶。濟公道：「俺想這廟裡又沒和尚，這個元寶大約總是汪洋大盜走屋上經過去下來的，你去拿兩張梯子接起來，爬上屋去將元寶取下，每人一錠，分了用用，不是很好的嗎？」那差人道：「用得用得。」隨即拔步出廟，就在左近瓦木作裡借了一張木頭高梯，又借了一張竹梯，扛到廟裡，接了頭用繩子綁好，支在簷口，對濟公道：「還是你上去，還是我上去？」濟公道：「你這人說話好無見識，俺要有上屋的本領，俺不會一個人取用，還要請你來分俺的肥嗎？」那差人就此便踏著梯子，一步一步上去，心裡暗罵道：你這禿頭倒很會用人！這個銀子諒情也不是你的，你不過出了一雙眼睛看見了，累得我借梯子爬屋脊，取下來還要同你平分，大約這樣便宜是輪不到你出家人買的。候我把銀子拿到手，爬下屋來，你想要分我一毫一釐，恐怕是不得能穀。單看你到什麼衙門去叫屈罷！

就這打算的時刻，已把梯子爬完，跨上屋簷。可笑這個差人，他又不是當瓦工的出身，怎樣就會爬屋？況且每凡廟宇正殿上的屋，又高又陡，難爬不過。他兩隻腳才上了房屋，就同瘡疾到了樣子，索索的抖個不住，還勉強一步半寸的慢慢往上挨。那知濟公故意的又來嚇他，便喊道：「朋友，你不要大意哇！你朝下面望望哇！屋上的青苔滑得很呢！你看由屋上天井地下，足有五六丈高，要是滑了滾下來，那可還有命哇！」那差人聽得真切，心中格外懼怕，又聽他說道「由下至上有六七丈」，便偏過頭來向下一望，真個嚇得魂不附體。腳上踏的又是一個斜勢，不由得渾身骨頭都發起酥來了，便覺立腳不住，向屋上一伏，直即上不得上，下不得下；卻又看著兩錠元寶就在屋脊上，再跑□步八步也就可以穀著。又叫見財難捨，只得把兩隻手放下，幫同著力，就同狗子爬一樣，好容易才靠到屋脊，離那銀子還有一手多遠。心生一計，左手便攀住屋頂，伸了右手就想去穀，穀來穀去總差著一寸，只得拚命似的橫爬了半步，復行伸手去穀。剛剛才要穀到，忽然撲撲撲撲的幾聲，但見兩隻白鴿子沖天而去，再看元寶，連影子都不見了。那差人此時又氣又恨，恨不得暫時下了屋，把這個和尚打他個七死八活，才泄心頭之痛。無如要想下屋，那腿子可也奇怪，卻一步都不肯走了。先前上來的時候，可算臉朝屋上，糊糊塗塗的向上搨，還能勉強得來；及至轉身下來，眼看著這個下水勢，要想走一步，是不得能穀了。

想之至再，只得權且就屋脊上坐下，定一定神，再作道理。就勢用了一個跨馬勢，騎在屋脊上，還愁滾下跌死，兩手便抱住屋上的正預，向下面喊道：「和尚，請你到南首瓦木作裡，叫他著個人來拿梯子，順便攙我下屋罷！我一個人是再也不敢走了。」濟公也便向上喊著道：「俺喊瓦匠是容易得很，你要把分我的那錠大元寶扔下來，俺才走呢！俺曉得你這人存心不良，一上梯子的時刻，就想獨吃獨吞。俺若去喊瓦匠，你就此爬下來，帶著銀子飛跑大吉，那俺不是就上了你的騙嗎？」那差人在上面聽了便發急道：「你可不聽我話，那就不怪我下了屋，把你這禿頭打碎了的了。」濟公道：「無論怎麼打法，你總要先把一錠元寶扔下來，然後俺才同你喊人去呢！」那差人聽著，實在氣悶不過，暗道：這禿頭委實可惡，我輸贏已經是上了他的當了，我且把他禿頭砸開了花，殺一殺我心頭之恨。計較已定，隨手就抓了一塊三角磚頭說道：「你這和尚真個厲害，站近些請拿銀子罷！」揚起手照准濟公額角上就想砸來。濟公忙跑了幾步，說道：「且慢！」那人見濟公走動，深愁砸不著，反為不美，也便留住了手，問道：「既要元寶就來接元寶罷了，又裝腔做勢的幹什麼呢？」濟公道：「不怪俺裝腔做勢，俺諒定你這人心腸不好，絕不是扔銀子把俺，一定是要拿磚頭砸我的頭的。俺也不想發財了，俺也不同你做對了，且請你在這個屋坐坐，聽憑你怎樣發狠去罷！」說罷，對著屋上遠遠的拍手跳腳，打了幾個哈哈，向外走了。

可憐這個公差因罵了濟公一句，提心吊膽的就吃了一頓死苦。見著濟公走後，格外不敢下來，深愁跌死了連人都沒得知道，只得泥獸頭似的坐在屋脊上，一直候到犯人已上了殺場，專守開刀，就有那站不動的人進廟歇腳，這才看見一個熟人，央他喊了瓦匠，上屋去將他扶下。一逕出廟，卻見濟公到已經來救法場，演武廳上的文武官員皆站起身同濟公謙禮，這才曉得吃的這場苦，是因為得罪的個和尚就是濟公聖僧，也就只好罷了。我做書的也就不多贅言了。

單言濟公將公差耍了一陣，走出廟來，見法場已經收拾得齊齊整整，信步出了教場，走到街口，卻然就是一片雙開間的酒館，中間掛了一面招牌，寫了五個大金字，是：「醉蓮軒糟坊」；上首一牌是「代整酒席」，下首一牌是「零折碗菜」。濟公一看，見這店前面是街，後身一排的吊窗看見教場，暗道：這個地落倒很對路！岔步就往裡走。忽然一個堂信走出攔著道：「和尚你來做什麼事的？」濟公把他望了一望，說道：「你家做什麼交易的？」堂信道：「我家的交易是賣酒賣菜。」濟公道：「俺到你家來是吃酒吃菜，就是做這件事的呢！」堂信見他這種邋邋形像，又見他說話挺硬的，不由得無名火起，就仗著自己有點力量，要想把他拖出店去。那坐櫃的倒很有些見識，暗道：今日趕這殺人場的交易，他叫做午時三刻，我的生意還只得一時三刻，經不起門前弄一個人相證相打的，那我這些預備賣錢的菜，只好帶回去吃「合家歡」了。想罷，看見自家的堂信正想動手，連忙喊道：「阿三不要放肆，你好好對這位和尚說明，就說我家的座頭，皆被刑部裡面的書差包去了，請和尚到旁的人家去罷！」濟公一聽，更加作氣道：「你這人說話越分無禮，難道他們包的，俺不作散坐的嗎？既然如此，俺還偏要在你家吃呢！」那坐櫃的見他不肯受勸，也就氣衝衝的說道：「你偏要在我家吃，我家就偏不賣了你吃，單看你有什麼法子想罷！」濟公道：「好好好，你即要想法子，俺和尚就想個法子你望望是了。」說罷，用手向他菜架上一指，說道：「俺想的就是這個法子，你看罷！」此時堂信同坐櫃的朝菜上一看，不覺叫苦連天的說道：「這會子完了！」但見那各樣菜上，沒一樣不是蛆蟲扒扒的。濟公在門口拍著手笑道：「你叫俺想法子，俺想的這個法子可好不好呢？」

就此看開的人，門口也圍了一個圈子。但見店裡伙計兩個嘴裡罵著，每人拿了一雙毛竹筷子，在這樣菜裡拈拈，那樣菜裡撥撥，和尚指著他兩個笑個不了，大眾皆看不出為的件什麼事情。也有那好事的擠進去，向菜上看個實在，見菜上並沒絲毫的瞧相，那伙計兩個活像發了瘋癲，在那三鮮裡把蝦仁都揀了扔掉了，在那小炒裡把蟹黃都拈了甩掉了，那人忍不住的說道：「你們這兩

發什麼糊塗？把些好好的菜拈了攢得滿地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」二人定睛再看，卻見菜上並沒蛆蟲，自己揀了扔去的都是梢頭的好菜。二人曉得上了和尚的套著，把筷子一放，奔了櫃外，糾了和尚便打。那知才動手，忽由人眾裡擠進一人喊道：「打不得！打不得！」但不知來者究係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